

◀ (上接10版)

蒙自分校，后于同年9月搬回昆明。《贵州名胜古迹概说》由京滇公路游览会贵州分会宣传部编纂，1937年贵阳文通书局印制。

(三)

守和先生左右：昨奉手教，敬悉一切。同人赴滇、留港，居处均不宜，且物价腾贵，经济自感困难，至为驰念。本馆委员会谈话记录已交寄梅先生阅过，渠所言甚圆融，两面均顾到也。宝二三月份薪水万不敢领，盖现已在故官支薪，不敢重出，务祈俯允。如赴沪旅资寄到，请交仲章兄为禱。故官文物由理事会决议，凡不畏潮湿之物，在重庆开掘山洞保存，其畏潮湿之物，在昆明建库保存。宝今日起渝料理一切，叔平先生已先期赴成都，宝鸡文物即须南迁，能否晤面，尚不可知。宝行年将六十，墓木已拱，决不争权利保地位，惟求国家宝物丝毫不由我等手中失去而已。刚主兄北返，渠曾告宝，当时既未赞同亦未阻止。故函平停薪一节，此时毫无意见，仍候尊裁。希渊先生前日由湘来此，住远东饭店，赴滇尚无定期。倚装肃此，即请钧安

弟徐鸿宝 再拜
三月廿九晨五时

按：“本馆委员会谈话记录”似指3月11日在香港九龙柯思旬道蔡元培宅召开的平馆委员会，出席者有蔡元培、任鸿隽、傅斯年、袁同礼，“寄梅先生”即周诒春，亦为平馆委员会成员之一，“两面”应指馆务兼顾留守北平、与临大合作两端。“故宫支薪”，徐森玉时任故宫古物馆馆长，肩负文物西迁的具体事务，虽未完全脱离平馆但亦无暇他顾，因此不愿两面领薪。“仲章兄”即沈仲章，“赴沪旅资”似指前北返抢救居延汉简的费用，故可转交沈仲章。“刚主兄”即谢国桢，南下后又临时返回北京，袁同礼对此极为愤慨，据《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》可知，本年3月袁同礼去信留守北京的平馆行政委员会王访渔、张允亮、顾子刚三人，对谢国桢处以停薪；曾任平馆金石部主任的刘节在其1939年3月8日日记中谈及“与袁公已三年未见，观其情形甚佳，惟于刚主颇有烦言，谈及北平诸旧友，并无其他批评”，亦可见此事之严重性。“希渊先生”即袁复礼，袁同礼兄长。

(四)

守和先生赐鉴：宝离筑时曾寄一函，谅邀霁照。顷由刘衡如先

生转到惠示，敬悉一一。宝于二日到渝，八日抵蓉晤叔平先生。宝鸡文物七千余箱，现已运至南郑、褒城两处分存，拟悉数再移成都。叔平来此系接洽公路汽车及储藏处所，惟车辆缺乏，房屋无一处空闲者，奔走多日尚无头绪。宝来蓉忙碌异常又助渠设法，川人轻诺寡信，口惠而实不至，故至今不能完全决定也。汽车费约十万左右，储藏处在大慈寺，但其中驻有军队。叔平不日飞渝，留宝在此接头，俟文物第一批运到，仍回贵阳。宜昌文物万余箱，大半已移至重庆，但该处储藏之所至今亦未觅妥。大庾地图已陷在南京，查鄂陕两处箱中确无此物，盖运物时纷乱紧张，彼时办理此事人员未接尊处电嘱，不敢轻易运出，惜哉惜哉。宝之薪水此后不敢再领，前函业已陈明。二、三两个月二百元已函嘱沈仲章兄如数缴还，万望俯允。蜀中文化发达甚早，故金石甚富，非贵州等处可比（黔省无一古刻），惟散在各地，自刘燕庭搜罗后，无人继之者，稍暇当加访求。寄上新都出汉画像多种，精美异常。勿此，敬请钧安

弟徐鸿宝 再拜
四月十八日
诸同人均此致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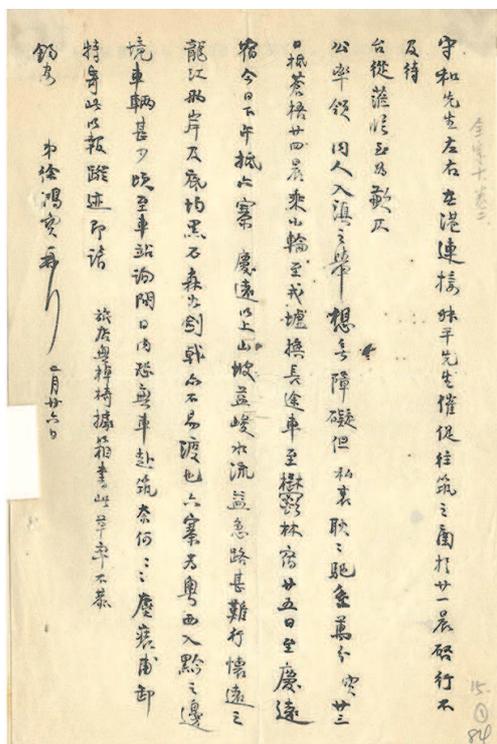
叔平先生住成都东胜街沙利文饭店十号，宝住四川旅行社提督东街廿七号，重庆办事处在大溪沟高家庄胡家花园

按：“刘衡如”即刘国钧，时随私立金陵大学迁往成都。“宝鸡文物”指故宫文物西迁之北路，前后三批由津浦路至徐州转陇海路运陕，1938年春又运至南郑、褒城二地。“宜昌文物”指故宫文物西迁之中路，前后两批由水路运至汉口，并于1938年1月6日前陆续运至宜昌。“大庾地图”指平馆所藏内阁大库旧藏明末清初地图，1936年冬自北京运往南京，暂存故宫南京分院。抗战全面爆发后未能及时运出，1937年底被日军劫持，置于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图书馆的地图库中，胜利后绝大部分得以收回，但现藏于台湾。刘燕庭指刘喜海，清代金石学家、古泉学家，曾任四川按察使，极为关注蜀地石刻碑文，撰《三巴金石苑》等书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

一九三九年

(五)

守和先生赐鉴：养病昆垣，诸承照拂，隆情挚谊，感思至今。侧闻台从返滇，博论精研，切实振作，收获良多，欣服无似。宝来安已将一月，建造洞中木质库房，尚未就绪，盖此间工



徐森玉
致袁同礼先
生书札（其一）

匠玩怠之疾已入膏肓，呼唤无灵，驱策勘效，殊令人烦闷耳。苗夷名称虽繁，大别不过四种，曰苗、曰仲家、曰猯猯、曰乾猯，暇时拟加调查。顷已雇一青苗服役，藉可询问一切。红崖山径崎岖，须库工完毕后，再往探考也。理会决议渝蓉文物悉数疏散，渝物限一个月办竣，蓉物限一个半月办竣。叔平先生已在嘉定西乡安谷镇觅得私人祠宇十余所，又在峨眉县东门外觅得大佛寺一所，容纳二处文物，日来正在交涉船只，准备于最短期间迁往。刘官谔、李光第二君均调往渝中帮助。顷接欧阳邦华来函，劝傅维本兄前往，惜宝股胫之作用尚未恢复，不能胼胝躬与此役，甚自媿焉。邓竹筠兄生计异常困难，愧能特予提挈，俾竟所学，感同身受。也是园杂剧目宝曾手写一份，在途中遗失，清华浦江清兄书来借钞，无以应之，求将馆中一份暂假渠一阅。浦江住农校，望通知渠来馆领取为禱。专此，敬请

弟徐鸿宝 再拜
三月廿九日
馆中同仁均此致候

按：徐森玉何时罹患腿疾，至今并无确切记录可查。1939年7月26日，徐森玉致叶景葵的信中提到“去岁……秋入黔冬入滇，行车不慎竟至折股，在昆明医院疗治五越月，始能蹒跚拄杖而行”；据傅振伦《蒲梢沧桑：九十忆往》可知，1938年8月28日袁同礼与徐森玉自昆明抵贵阳，中午在庄尚严家聚餐，傅振伦全天陪同，并无行走不便的记录；郑天挺1938年11月24日“诣徐森玉，视其疾”，但须注意到他前一日刚从上海之行中回到昆明。结合以上三笔史料，并查该年立冬为11月8日，笔者推测徐森玉腿

伤约在11月初。“台从返滇”非指从香港回抵昆明，实为自渝返滇，3月1日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开幕，袁同礼因公在此盘桓许久。“安”为安顺简称。傅振伦在《蒲梢沧桑》中亦提到因贵阳山洞多潮湿、不便保存古物，1939年1月3日他与同事前往安顺华严洞考察，21日装运古物，翌日运抵安顺。徐森玉于本年3月间抵达安顺，负责督建华严洞库房。刘官谔，抗战前任故宫文献馆第二科科长；李光第，字绍时，抗战前任故宫总务处第二科书记；欧阳邦华即欧阳道达，抗战前任故宫驻沪办事处主任；傅维本即傅振伦。邓竹筠即邓衍林，抗战前任平馆参考组组员，临时大学图书馆从长沙到昆明的撤迁工作结束后自香港奉调入滇。“也是园杂剧目”即“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”，也是园为清初常熟藏书家钱曾晚年所居别墅的名称，该藏书至民国时存元明杂剧242种，1938年夏经郑振铎、陈乃乾努力最终收归公藏，浦江清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。

(六)

守和先生赐鉴：前闻台驾返滇，曾寄一书，谅邀青照。侧闻馆中新猷旧绩同时并举，声誉四驰，论者推为西南第一，欢忭之情不可言状。贱体如恒，股胫之间仍未恢复原状，不识何故。安顺四乡土匪出没无常，前数日距华严洞二里之版桥邨竟遭匪劫。昨日此间有警报，以敲锣为号，殊令人担忧。因戒备起见，宝所雇之苗人遂不敢用。当此乱世，虽调查工作亦不易进行也，仍在搜访材料并未怠工。木质库房建筑费不过二千元，屡受叔平先生驳诘，故至今不能开工，慕陵、维本两兄已赴贵阳接洽此事矣。平馆金壬父兄前

寄赠宝百元，业已设法汇还。前又由邮局汇来，承邓竹筠兄转来，每次汇费十八元，甚不合算，似不能再行汇还，拟暂收下，将来另设他法还渠。兹将汇票，汇票在金信封内，及信封寄上，求飭人代为取回。宝之图章在房东杨文斋处，兹写一片请飭工友取回或托万稼轩、邓竹筠两兄亦可，或请代刻徐森玉三字章亦可。此款不必汇下，寄存尊处为禱。外间寄宝之款，除邢勉之外，尚有张鹰锋一百元、葛仲勋四百元、周仲洁一百元、周叔廉一百元、陈茂青二百元，均已一一璧回，费去汇费甚多。成都寄宝拓片二包，承邓竹筠兄由邮局取得，亦拟暂寄馆中，种种劳神不安之至，铭感万分。晋陵县各碑摹拓已毕工否？甚为念念。贵阳朱汉云住竹桐井、陈志书住三板桥，两家藏书甚富，均毁于二·四炸灾。宝已托人觅其目录，尚未到手。昆市物价日高，竹筠兄境况极为困难，务恳加以救济，不胜企盼之至。勿此，敬请

撰安

弟徐鸿宝 再拜
四月七日
同仁均此致候

按：“慕陵”即庄尚严，抗战前任故宫古物馆第一科科长，时为故宫驻黔办事处主任。金壬父即金守淦，抗战前任平馆庶务组组长。万稼轩即万斯年，抗战前任平馆参考组组员。邢勉之即邢冕之（邢赞亭），曾就学保定莲池书院、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，解放后出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。张鹰锋即张寓锋，三十年代初曾任黄郛随从，时亦在西南，1939年底在云南为徐森玉寻觅适宜疗伤的温泉。葛仲勋，1924年曾在北京交易所任候补监事，1941年与徐森玉同为陶剑萍、陈平凡订婚的介绍人。周仲洁，曾任津浦铁路南段浦口特别货捐局局长，后在上海从事房地产业，1943年7月24日“上海特别市房地产业同业公会”合组成立，任首届理事。周叔廉，曾任交通银行副经理。陈茂青，恕笔者寡闻，实不知其行传。“晋陵县”应指昆明西南的晋宁县，因该地方言发音中N和L不分，且此处颇多碑铭，1939年起平馆派范腾端等人传拓云南各地石刻，详情可参见《图书季刊》新第2卷第1期“国立北平图书馆传拓滇南石刻”一文。朱汉云、陈志书二人应为贵阳士绅，具体生平难考，“二·四炸灾”是抗战中贵阳遭受的一次重大浩劫，全市约七分之一被毁。

(作者为国家图书馆馆员)